

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常常误以为“经”就是“典”，“典”就是“经”。其实所有的“经”在出笼之初，不过是一部学说，一家之言。

经的本意不过是书的一种装帧形式，经字的左边是绞丝旁，是丝织品，用丝织品把竹片连接起来就是经书。如有“六经”之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没被“典化”之前，不是一部书嘛，还不具有“典”的身价，那么，是谁能具备这“一点”把平常弄成“典”的能力呢？是皇权的统治者。专制的皇权需要王道的德政让人敬仰，独裁的统治需要忠孝的伦理让人臣服，这些“经书”恰恰就是“绿豆”似的符号被“王者”看重了，于是就对了，就被当权者视为“典”了。“忠、孝、节、悌、仁、义、礼、智、信、忍”这些“经”之中的基本“元素”都是统治者“牧民”时需要的法宝。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民间非主流的部分，它的影响力仅仅在生存状态的范围之内，诸如衣食住行、婚嫁嫁娶、发育好的，也不过是些口头传诵的“故

商都钟鼓

“经”可阅读，不可当“典”

阮直

事”、“传唱”、“人物传记”，统治者是不会把它列入启蒙、教化、典籍之册的。若不是现如今实行了保护、拯救的措施，估计往好了说就是死掉的“木乃伊”了。但统治者掌控的“主流文化”就不一样了，但逢盛世，都修史，时局不稳，便读经，历代统治者让我们读的“经”，都是重金组织士人“修订”、“编纂”出来的，可这些“经典”从没有“经典”出“民本”、“人本”、“人性”的普世的价值。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也觉得“经”是要读的，但读仅仅作为了解就足够了，万不可把“经”视为“典”。我早年“认识”一位大人物，一辈子读“经”，把“经”读成“典”了，看谁都不顺眼了，一辈子与人斗争，一辈子与人“翻脸”，不放心别人，也一辈子没管好人。若不读那些“经”，就是读点儿《圣经》，都会多些人味、多些仁爱。

更何况，有个无法忽略的常识，那就是今天的生活

和“生经”的春秋战国时代，是有着巨大差异的。几乎接近于文化的断裂了，就像有人拿着“半部论语”说能治天下，你就是读出骨髓油来，我觉得也是扯淡。

新时代必须有新的文化与之相应，“经”文时代是王道德政的“经典”，提倡读经的人其实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一种激情信仰或文化崇拜，并没有多少理性的思考。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经”之类，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经”了，可是熟悉经学史的人都知道它们的来历，乃是几经变化的结果，不是自来就如此的。一经当代人解读更是歧义百出，也都有“经”无“脉”了。

我从来就不信，世袭政权养下的士大夫们当年苦读的经书，会适合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投票产生的公务员们再学习。在闪烁着民主与自由光辉的国度里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手捧线装书，摇头摆脑念念有词，“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不可当典。当今在人类的思想史上，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是能拯救一个民族存亡的，比如《圣经》与犹太民族，比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与世界的人性解放，比如《资本论》对劳资双方构成的社会体制的认识，这样的书才是经典，是全世界的经典。

新书架

《钱的战争》

邓楠

在韩国，信贷与透支已成为民众的一种消费习惯，但由于信用卡市场的支持体系不到位，风险管理体系不成熟及基础信贷组织架构发展缓慢，韩国信用卡行业一度陷入恶性循环，信用卡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混乱衍生出的骗钱洗钱等金融犯罪屡见不鲜。

根据韩国同名电视剧改编的小说《钱的战争》，反映了现代金融背景下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机构之间以金融杠杆为手段进行财富转移的冷酷现实，小说的主人公首尔大学数学天才金纳罗过着悠闲生活，但后来被信用卡和高利贷行业步步为营地逼人绝境：父亲因为透支无力偿还，在冷面的信用卡公司和高利贷者逼迫下，用信用卡划破了喉咙，自杀身亡；母亲急需手术费用，却因无线治疗辞世；房子和家产被拍卖来抵押贷款，无家可归的金纳罗从此顶着“信用不良者”的帽子流落街头。忍无可忍的金纳罗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被迫反击杀死了冷漠无情的高利贷者。因杀人罪入狱后，他结识了被称作韩国高利贷皇帝的独狼哲，当他洞悉了金融杠杆和金钱的本质后，处心积虑拜师研习高利贷和信用卡行业中的信贷与透支技巧及手段。几经锤炼的金纳罗摇身变为冷血的高利贷经营商后，开始了他人人生转折性的金钱之路……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那木纳峰 陈亚伟 摄影

郑邑旧事

历史上郑州城区的桥梁

杜丰芮 王瑞明

据明嘉靖《郑州志》记载：“郑州城区有自西向东流向的金水河、熊儿河。”这两条河虽是地区性的小河流，但因历史悠久，而且贯穿郑州市区，对郑州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历史上在这两条河上修建了一些桥梁就是例证。 清朝年间，郑州兴建一批砖石拱桥。其中清乾隆10年(1745年)郑州知州张铤监工，在毁于洪水的南关熊儿河桥旧址上重建城南熊儿河双孔青石拱桥，至今沿用旧址，重建加固后继续使用。 民国初年，金水河、熊儿河洪水泛滥，不少桥梁被毁，道路中断，一些商贾厂主开始集资兴建桥梁。1915年，位于火车站对面智仁里的郑州东亚第二商场经理王廷如捐款400元，补修西城外一座旧有石桥，该桥位于金水河上，名继善桥(1988年市政在排水管道施工中，曾在二七广场东侧挖出一座青石拱桥，长

约4米，埋深0.7米，桥口刻有“继善桥”三字)。1917年，位于乔家门路东志大蛋厂经理孔卓卿出资翻修临近该厂广街路北口东侧的熊儿河一座木桥为砖石拱桥，取名志大桥。 1923年，老坟岗一带变成了热闹非凡的商业区，原位于长春路(现二七路)南口金水河上的一座木桥显得狭窄，郑县政府筹办民工将木桥改建为两孔砖石拱桥，宽约6米，长30多米，桥两端灯杆上挂有燃油路灯4盏。 1925年，在西陈庄建一铭功园而修建的铭功路南口金水河故道上有有一破烂不堪的小木桥，重建为两孔砖石拱桥，当时成为旧市区通过广武、老鸦陈、黄河南岸的交通咽喉。1927年，冯玉祥二次主豫期间，在修建道路的同时，对长

春桥、北下街桥、北关外桥、铭功桥进行维修加固。1930年，熊儿河从南向北流经东三马路东段，一到夏秋季节洪水暴涨，行人过河不便，有三位热心公益的方福林、刘济民、李木桥出资在郑州商会会长张德海等人主持下修建了一座桥，给桥起名时经过商议，认为首要是方福林，其堂号为树德堂。建桥主持人张德海，就取二人的“德”字和刘济民的“济”字与李木桥的“桥”字相结合，定名为“德济桥”。1939年，金水河改道市外，沿河修建了菜王、北闸口等砖拱桥，还修建了一条位于铭功路北段的单孔砖拱桥，长18米，宽不及8米。到1948年郑州解放时，市区内仅存有南关熊儿桥、德济桥、大石桥、铭功桥，终因年久失修基础薄弱，残破不堪，已不能适应恢复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之后的年代里，又修筑了许许多多的新桥。

说“七”

陈永坤

中国文化中，有不少与“七”这个数字有关的例子。古语多以七言为主体。汉代刘向著《七略》，枚乘作《七发》。曹植、王粲、张载皆有《七哀》诗。战国

有许多人体及自然现象都与“七”有关。太阳的光线有七色：红、橙、黄、绿、青、蓝、紫。人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人还有七窍。地球分成七大块大陆。道家将人体分成七魄。七巧板图形变化无穷。



黄居正书法

秋称

夏吟

金 秋 时 节，秋高气爽，万物收获，飘香袭人，人们给秋以许多雅称，以示秋爱。 三秋：古时的七、八、九月份，称为孟秋、仲秋、季秋，简称“三秋”。也指秋季的第3个月，即农历九月。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之句。九秋：秋季共90天，简称“九秋”。张协的《七命》诗中有：“希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蜩。”金天：按“五行”推算，秋属金，故称金天或金秋。唐代陈子昂诗曰：“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金素：谢灵运诗云：“述职期暑暑，理

绿城杂俎

掉变金素。”

李善注：“金素，秋也。秋为金而色白，古曰金素也。”素节：又称素秋，有时专指重阳节，有时则泛指秋天。宋代欧阳修诗云：“我来夏末初，素节今已届。”素商：按古代“五行”说法，秋天色尚白，又属“五音”之中“商”的音阶，故有素商之称。元代马祖常《秋夜》诗云：“素商凄清扬微风，草根之秋有鸣蛩。”西陆：晋代司马彪《读汉书》云：“日行西陆之秋。”西陆即二十宿中的昴宿之别名。 此外，秋还有凄辰、高商、商节、白藏等雅称。



秋染梁(国画) 徐雷村

大卫的心情不错，一边开着洒水车，一边哼唱着“今个儿咱老百姓，真呀真高兴”，虽然他唱得五音不全找不着调儿，但自我感觉良好，他是真的高兴。因为大卫买彩票中了50万，他没有理由不高兴。

在得知买彩票中了50万后，不到一个小时，大卫和老婆就计划好了这50万元怎样开销：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连同装修在内，预计40万，其余10万存起来，以备家庭一时急需。幸亏是50万，要是500万，大卫都不知道该如何花了，能有这么高兴？ 大卫跑了三条马路后，突然发现一个十多岁的男孩骑着一辆送牛奶的自行车跟着他。因为洒水车后面喷着水，其他车辆都是东躲西藏，只有小男孩若即若离地跟在洒水车后面。难道是水溅湿了他，他撵上来要跟我算账？要么是小男孩要撵上自己，让自己订他的牛奶？是自己或是老婆乡下哪个亲戚的孩子？想来想去，所有乡下的亲戚中也没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

男孩为什么要跟踪我？大卫心里一惊，心说难道男孩知道自己中了50万，要向机敲诈？可是，自己去兑奖时，戴着墨镜、口罩和假发，穿上风衣，也没让记者采访，没有人认出自己啊？这次中奖，亲朋好友都没来得及告诉，甚至包括正在上学的儿子，除了自己的老婆，没有人知道啊。旋即，大卫又一下子释然了，

爷，从他身上抢走了8块钱……想到这里，大卫的心又提了起来。 这下大卫真慌了，但他慌而不乱，一边赶紧开车，一边用手机拨打了110，说有个小男孩跟踪自己，可能是图谋不轨。不到10分钟，大卫就看到两名警察把小男孩给拦下了，大卫的心里松了一口气。 片刻功夫，大卫的手机响了——是刚才的警察打过来的。警察说，小男孩跟着洒水车，只是想听洒水车洒水时播放的音乐。 大卫疑惑地说，就为这个？小男孩是不是有精神病？警察说，小男孩是个孤儿，在一家送奶站打工，今天是他的生日…… 洒水车播放的音乐是《祝你生日快乐》！大卫愣了一下神，差点点了红灯。 后来，大卫收养了那个小男孩，并让他返回校园继续读书。 大卫对老婆说，咱这就叫双喜临门，不但中了奖，还捡了个儿子。

大卫疑惑地说，就为这个？小男孩是不是有精神病？警察说，小男孩是个孤儿，在一家送奶站打工，今天是他的生日…… 洒水车播放的音乐是《祝你生日快乐》！大卫愣了一下神，差点点了红灯。 后来，大卫收养了那个小男孩，并让他返回校园继续读书。 大卫对老婆说，咱这就叫双喜临门，不但中了奖，还捡了个儿子。

大卫疑惑地说，就为这个？小男孩是不是有精神病？警察说，小男孩是个孤儿，在一家送奶站打工，今天是他的生日…… 洒水车播放的音乐是《祝你生日快乐》！大卫愣了一下神，差点点了红灯。 后来，大卫收养了那个小男孩，并让他返回校园继续读书。 大卫对老婆说，咱这就叫双喜临门，不但中了奖，还捡了个儿子。

大卫疑惑地说，就为这个？小男孩是不是有精神病？警察说，小男孩是个孤儿，在一家送奶站打工，今天是他的生日…… 洒水车播放的音乐是《祝你生日快乐》！大卫愣了一下神，差点点了红灯。 后来，大卫收养了那个小男孩，并让他返回校园继续读书。 大卫对老婆说，咱这就叫双喜临门，不但中了奖，还捡了个儿子。

“书怀同志是县长，一样嘛。”王雨平主报告结束后，还穿插了玉林一达说着，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接起了电话。 杜光辉回到办公室，又给据书怀县长打电话。据书怀不在，杜光辉又打他的手机，没人接。杜光辉心里有点急了。会议议程安排上写着县主要领导指示的，而且，杜光辉也希望他们过去。主要负责人参加，是对事情的重视。没有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往往就带有很强的部门性，缺乏全局性。 不仅仅林一达，据书怀也联系不上。会议定在九点，现在是八点三十，杜光辉只好往会场去了。 会场设在县委招待所的会议中心，副县长王雨平和两办的分管副主任都已经在旁边的休息室等着了。 杜光辉问：“都来齐了吧？” 党办的主任说：“下面的都到齐了。县直还有个别单位没到。” “啊，还有五分钟嘛，再等等吧。按时开会。”杜光辉问王雨平，“书怀县长，你看见了没？” “没有。早晨好像到办公室去过。听说要下去吧。”王雨平答道。 “啊。”杜光辉望着王雨平，心事重重地应了声。 九点到了，毛主席问杜光辉：“杜书记，是不是？林书记？” “林书记有事不能来了。开吧！”杜光辉道。 一行人从休息室到了会议室，主席台上的席卡，还设着林一达的。杜光辉让人拿了，他刚刚坐下，据书怀电话来了，说：“不好意思，刚才没有听见。我到林山矿了。是不是茶叶会的事啊？不是说好一达书记参加了吗？” 杜光辉拿着手机，到了休息室，说：“一达书记临时有事。王雨平原来想请书怀县长来强调的。可是……” 据书怀说：“那不好办了。林山矿回到县里要一个多小时，我来回一跑，你的会也结束了。就你强调吧，你是副书记，又是主抓茶叶的，你强调最合适。” 杜光辉说：“现在也只好这样了。”回到会议室，他调整了一下会议的议程，原来定的由杜光辉主持，王雨平做主报告，林一达最后指示；现在改成了毛主席主持，王雨平主报告，杜光辉最后作指示。

王雨平主报告结束后，还穿插了玉林一达说着，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接起了电话。 杜光辉回到办公室，又给据书怀县长打电话。据书怀不在，杜光辉又打他的手机，没人接。杜光辉心里有点急了。会议议程安排上写着县主要领导指示的，而且，杜光辉也希望他们过去。主要负责人参加，是对事情的重视。没有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往往就带有很强的部门性，缺乏全局性。 不仅仅林一达，据书怀也联系不上。会议定在九点，现在是八点三十，杜光辉只好往会场去了。 会场设在县委招待所的会议中心，副县长王雨平和两办的分管副主任都已经在旁边的休息室等着了。 杜光辉问：“都来齐了吧？” 党办的主任说：“下面的都到齐了。县直还有个别单位没到。” “啊，还有五分钟嘛，再等等吧。按时开会。”杜光辉问王雨平，“书怀县长，你看见了没？” “没有。早晨好像到办公室去过。听说要下去吧。”王雨平答道。 “啊。”杜光辉望着王雨平，心事重重地应了声。 九点到了，毛主席问杜光辉：“杜书记，是不是？林书记？” “林书记有事不能来了。开吧！”杜光辉道。 一行人从休息室到了会议室，主席台上的席卡，还设着林一达的。杜光辉让人拿了，他刚刚坐下，据书怀电话来了，说：“不好意思，刚才没有听见。我到林山矿了。是不是茶叶会的事啊？不是说好一达书记参加了吗？” 杜光辉拿着手机，到了休息室，说：“一达书记临时有事。王雨平原来想请书怀县长来强调的。可是……” 据书怀说：“那不好办了。林山矿回到县里要一个多小时，我来回一跑，你的会也结束了。就你强调吧，你是副书记，又是主抓茶叶的，你强调最合适。” 杜光辉说：“现在也只好这样了。”回到会议室，他调整了一下会议的议程，原来定的由杜光辉主持，王雨平做主报告，林一达最后指示；现在改成了毛主席主持，王雨平主报告，杜光辉最后作指示。

受到一些启发。”于是，我从书架上找出朱德庸的《涩女郎》，从中参考那些胖太太的一举一动，借鉴人物的动态、静态，翻来覆去，好像真的找到了一点儿感觉，而且慢慢地把那些顾虑、面子、自尊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决定，照着漫画画。 第二天，又到排练厅，我找了一件大肥袄套在身上，在台上“横着走”，还没忘了远征给我出的点子：胖人通常腿短，为了表现“汪太”的滑稽，我坐在椅子上，就脚不沾地，两条小腿来回地晃。导演说：“丹妮，你一定做了很多功课，现在全对了！” 这种挑战对我而言是残酷的，它完全颠覆了过去几十年中我对自己的认知。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长得并不难看的女演员，如果连真正的“丑角”都能演好，让魅力发自角色本身，那么，我就可以无所畏惧了。在掌声中，我想起远征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女演员，如果忘记了自己的美丽，你就成功了。” 20. 怨妇，悍妇——梁丹妮

在《男人底线》中，我出演了一个婆婆妈妈的护士陶爱华。演前听演我的丈夫，许晴演他的情人。有这么一场戏，陶爱华知道丈夫有外遇后，精神恍惚，险些给病人吃错药。她和丈夫的结婚纪念日这天，丈夫为了掩饰自己的“外遇”，在家中张罗了一桌酒菜，她却直截了当地叫丈夫“别装了”，随即主动提出离婚。 这无疑是“大场”“激情戏”，将极其耗精力和体力。那天早上6点，我就把远征叫起来，让他匆匆浏览了一遍这场戏的剧本，然后征询他的意见：“你说，陶爱华在丈夫面前，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该‘含着演’，还是‘放开演’？” 远征问我：“你自己想怎么演？” “我想含着演，不动声色地向他提出离婚。” “对，应该含着演。克制情绪，不要一开始就很激动。”远征很有把握地说。 他又接着说：“但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你一定要爆发一次，把情绪全部宣泄出来。” 那天，我心信满满地到了片场。为了配合灯光和摄影，要先走一遍戏。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情绪毫无起伏，只是淡淡地把台词说了一遍。

在《男人底线》中，我出演了一个婆婆妈妈的护士陶爱华。演前听演我的丈夫，许晴演他的情人。有这么一场戏，陶爱华知道丈夫有外遇后，精神恍惚，险些给病人吃错药。她和丈夫的结婚纪念日这天，丈夫为了掩饰自己的“外遇”，在家中张罗了一桌酒菜，她却直截了当地叫丈夫“别装了”，随即主动提出离婚。 这无疑是“大场”“激情戏”，将极其耗精力和体力。那天早上6点，我就把远征叫起来，让他匆匆浏览了一遍这场戏的剧本，然后征询他的意见：“你说，陶爱华在丈夫面前，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该‘含着演’，还是‘放开演’？” 远征问我：“你自己想怎么演？” “我想含着演，不动声色地向他提出离婚。” “对，应该含着演。克制情绪，不要一开始就很激动。”远征很有把握地说。 他又接着说：“但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你一定要爆发一次，把情绪全部宣泄出来。” 那天，我心信满满地到了片场。为了配合灯光和摄影，要先走一遍戏。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情绪毫无起伏，只是淡淡地把台词说了一遍。